



精靈之歌

梁博欽

人的成長，是一種心靈的飄泊。它乘著破碎的風，踉蹌踉蹌地朝著它所仰慕的白晝驅馳。然而白晝看似何等頑皮呵，它從鸚鵡並游的白鵝間跳開，只留下夜在那裏幽幽的歎息；它順著鳥鳥的炊煙滑入闔府團圓的光潔廳堂，只留下夜無奈地撥尋著餘煙裏的溫馨；而當最後一道霞光作別情思悽苦的夜時，夜那蒼茫的眼神裏，却早已積累著滴垂滿天的晶瑩淚珠了。

現在，夜可以說擁有了整個世界，却也可以說一無所有。因為與其說白晝將整個世界拱讓給夜，讓它去撫觸，體嘗生命的意義與大自然的脈息，無寧說夜因失去其仰慕

的偶像，相對地也失去一切因應的事物，包括生存的意義。然而那繇亙不移的愛却是永不失去的，它以夢幻的雲霧遮蒙了夜的雙眼，用精煉純鑄的斧鑿在夜的心坎上雕琢出白晝的笑靨，使夜在情感驅馳的顛跌裏，無視於皮肉與心靈的創痕，而毅然專注地為那聖潔的理想，絞乾生命的最後一滴血淚；儘管夜所仰慕的白晝以理性的木栓塞住了自己的雙耳，以冷峻的盾牌擋開了一切情感的羈絆。然而那繇亙不移的愛却是永不失去的，它在夜的脈管裏奔騰，支撐起夜的軀殼，屹立於夜的靈魂之中；儘管它得不到賴以依託的憑藉，而孤伶伶地在白晝曾經飛揚過的遺跡上摭拾

著凄美的回憶。然而那靜互不移的愛却是永不失去的，它從夜的心用深處不竭地湧流，烘暖了夜的心肺與臟腑，使夜在絕望的顛擗裏，抱著歷史的鉛錘沈澱成千古的流沙，使夜悽厲的哀號，無助地呻吟成刻骨銘心的永恒曲調，並迴旋成一片詭譎迷離的時空；儘管那真摯的愛在流到夜的指尖前，早已凍結成串串的冰柱，再也無力奉獻出光潔的火光。

當瑟索的寒風為水面吹皺出無端的琴絃時，那愁慘的夜是為白晝殉情了。它只期待以肉體的死亡來換得精神的永生，它只希望能化成超越時空的精靈，以便穿透塞耳的理性木栓，來向白晝傾吐那生死不移的綿綿情意，它只希望能化成超越時空的精靈，以便避開格擋的冷酷盾牌，來向白晝超禪的心田，散播一些愛戀的種籽。當夜的精靈從水面下浮昇而出時，那千萬條琴絃霎時鏗鏘鏗鏘地四散旋盪開來，爭相彈撥著悽楚徹骨的悲調，然後匯集在精靈的喉間，囁唱成千古的絕響。而那幽忽的音符則是精靈血淚的凝聚，時激揚時抑鬱地從雪山之巔流離到滄海之濱，其間混雜著山山泣落的黃葉以及溪溪竦容的荒泉。

俯伏著枯瘦的身軀，吻遍了白晝曾經臨幸的大地，夜的精靈重新挺身，以哀婉的歌聲作為探路的觸角，戳穿了鐵石的心，細細密密地踏尋著白晝曾經飛揚跳脫的足跡：那些燦爛的燈火可是白晝的踪影？喔，不！它們隔著自傲的玻璃，在褊狹的心靈裏安置虛偽的金屬與空氣，燃放著浮華驕奢的彩衣，却推送出萬千隻拒人千里的手。啊，質樸的白晝不是這樣的！它以謙沖的笑靨溫暖了大地，以質樸的雙手滋育了萬物。然而，它為何如此頑皮？偏偏以木栓和盾牌冷落了夜的哭泣，那若隱若晦的螢火可是白晝的踪影？喔，不！它們以畏葸的心，玩弄著文明的弔詭，將莫諱高深的怨毒藏在猥瑣鄙陋的形骸，却虛偽地以身後的黯淡幽光，勉強擠出絲絲清高的潛德。啊，率真的白晝不是這樣的！它那飛揚的生命就是一股恣意奔流的清泉，從足以泮融冬雷的胸脯湧流到作育花柳的眉間。然而，它為何如此頑皮？偏偏以嚴酷峻絕的鋒稜冷然刺進夜那懇切哀告的喉間？那熒煌舞動的燭光可是白晝的踪影？喔，不！它們舉著施捨光明的百世謊言，讓古典的淚水從頭頂流到足尖，詔佞地騙取無知的同情，却將疲軟懦弱的軀殼散逸成污濁且猙獰的烟瘴，讓那卸除禮教束縛的真面目，窒死夢魂未醒的清新。啊，堅毅的白晝不是這樣的！在它燃燒生命的洪爐裏，找不到一絲乞憐的灰燼，在它坦蕩恢宏的情思裏，找不到一點邪惡的煙瘴，它以求聞達的恬適之情，超然地完成一尊屹立于天地之間的偉大自雕像。然而，它為何如此頑皮？偏偏要以這堅毅的籐籬，在感情的洞府外，編織層層疊疊的門限，讓夜非得化成精靈不能飄入那深邃的情關？

當精靈的歌聲唱成汨流的鮮血時，陣陣的雞啼也把白晝的背影喚近了。提振起疲軟的衣袂，精靈飄過了盾牌、穿透了木栓、超限了層層的門限，而撲倒在白晝情感的洞府裏。它的最後一息游絲是在白晝溫馨的懷抱裏獲得了最大的滿足。現在，它已不只是夜的精靈，而是精靈的精靈，它終日執守著白晝情感的洞府，得償所願地高唱起第二闕精靈之歌。

